



左岸译丛

Collection Rive Gauche

丛书主编 胥弋

Jean-Luc Hennig

爱的  
双重奏

克·海宁 著

谈方 译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BI

# 爱的双重奏

[法] 让-吕克·海宁 著  
谈方 译

 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Bl:De la bisexualité masculine,by Jean-Luc Hennig  
© Editions Gallimard,Paris,1996  
All right reserved

吉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7-2011-308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爱的双重奏 / (法) 让-吕克·海宁著; 谈方译. —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8

(左岸译丛)

ISBN 978-7-5581-2942-1

I. ①爱… II. ①让… ②谈… III. ①人物形象—文学研究—法国 IV. ①I565.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69899号

## 爱的双重奏

- 
- 作 者 [法] 让-吕克·海宁  
译 者 谈 方  
出 品 吉林出版集团·北京汉阅传播  
出 品 人 刘丛星  
总 策 划 崔文辉  
策划编辑 胥 弋  
责任编辑 王 平 史俊南  
封面设计 观止堂\_未 氓  
开 本 787mm×1092mm 1/32  
印 张 5  
版 次 2018年2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2月第1次印刷
- 
-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发 行 北京吉版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椿树园15—18号底商A222  
邮编: 100052  
电 话 总编办: 010-63109269  
发行部: 010-63104979  
官方微信 Han-read  
邮 箱 jlpjg-bj@vip.sina.com  
印 刷 北京晨旭印刷厂
- 

ISBN 978-7-5581-2942-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定价 28.00元

没有玻璃房子。帘子拉下来了，真正的生活开始了。有些活动是不可能公开的。这些秘密事件是窥视者的游戏。他用无数双眼睛追寻着这些秘密——就像儿童观念中那个能看到一切的神。孩子问道：“一切？”——他们回答道：“是的，一切。”孩子必须适应这种神灵的入侵。

——吉姆·莫里森《领主》

## 引言

男双性恋是些什么人？他们在什么地方？人们并不清楚。这是当今性学地图上的一块空白，总是处于异性恋或（更多时候）同性恋的遮蔽之下。实际上，男双性恋不属于任何一个类别。人们不是很清楚如何划分他们，就连他们自己也不清楚。1948年，金赛发现37%的美国男性在其一生中至少有过一次达到高潮的同性性行为。但是所有这些统计数字近来都受到质疑。法国没有任何类似的相关统计数字。15年来关于性行为的民意调查中从未出现过双性恋。也许他们隐藏在回答“不知道”的那一类人当中。最近，男双性恋隐约出现在关于艾滋病的统计数字中，与男同性恋归为一个整体，因此女性期刊才敢于在谈及女人被病毒传染的恐惧时谈到他们。

总之，男双性恋极其隐蔽乃至最终趋于消失。他们甚至有一种销声匿迹的糟糕倾向。他们想抹去一切行为的痕迹。他们没有任何的诉求，也不组建任何的协会、社团（他们是孤立分散的），他们不会成为任何调查统计的对

象，也不留下任何存在的假象。他们之所以不存在，仅仅是因为他们用异性恋的身份来隐藏和保护他们的同性恋行为。同性恋对他们的愤怒也正在于此。这是些胆小鬼，但更是些无药可救的人。他们从一种性行为转换到另一种性行为，他们扭曲类别，欺骗众人，永远在逃避。他们就像是些畸形怪物。

同卖淫有点相似，男双性恋也有偶尔与长期之分。顾名思义，偶尔的双性恋是偶然情境下的双性恋，随情境消失而消失。男性群体中，经常旅行者，漂泊的行者，生活中动荡不定的时刻；迷失了方向，处于危机之中，自我寻觅的时刻：这些都是处于迷途中的人或者说还未达到稳定状态的人，他们经历性行为就像经历生活一样，总是处在点与点之间，不属于任何地方。相反，稳定的双性恋则把他们的生活构造得如同一个双层底的行李箱，他们把生活建立在一个密封性极好的秘密空间之中，过着双重间谍一样的生活。他们是自己生活的间谍。对他们来说，全部问题就在于诱导、欺骗、逃避、撒谎。这是一种充满算计、秘密、暧昧、密码的生活。人们深知，对他们来说，一切都归结于时间管理和日程安排的问题。

实际上，双性恋令人迷惑的地方在于它的不融合，不

调和，不天使化阳刚与阴柔的本原（这与阿里斯托芬神话中的阴阳人完全相反）：它是一种分裂，一种张力，一种性行为本身的战争。正是这种永恒的张力使得他们的生活变得像间谍或叛徒的生活一样，成为一个谜题或者一种欺诈。

## 目 录

引 言 / 001

一 天使的战略 / 001

二 肉体的友谊 / 023

三 金赛、数字与基因 / 045

四 现 状 / 063

记忆的空白 / 063

协 议 / 080

往 返 / 097

五 您，一个女人 / 111

六 角色的喜剧 / 127

出版后记 / 143

## 一 天使的战略

1. 一个男双性恋像什么？什么都不像。确实什么都不像，以至于人们都不会注意他。他不像唐璜似的花花公子，不像激情似火的卡萨诺瓦，也不像空中飞人大卫·科波菲尔，他不是突然出现在你面前，而是你已经把他忘了，他仍然待在那里不肯离去。他就像一只孤僻怯生的小羚羊，惶恐战栗，局促紧张。他将头缩在肩膀里，凶猛地抽着烟，他很孤独，他在等待。一个男双性恋的故事总是这样开始的：人们觉得他是多余的。对于他自己和您来说他都是多余的。双性恋的历史已有千年。因此出于一种与必然毫不相关的偶然，您不小心成了双性恋。您只能完全地接受这个历史的馈赠。瞧，我就是这样。平庸乏味的面孔，没有个性的头发，毫不出众的身材，缺乏性感的臀

部，小的可怜的生殖器。没有一样令人满意，没有一样能吸引人，除了一点微不足道的东西。他看着你，他渴望见到你，他在寻找你。他有着悦耳动听的口音。他轻浮而又有点笨拙。他有着纤细的敏感。他也喜欢女人。其实，说到女人，我也不清楚。一个，两个或者三个。可是他跟你在一起做什么呢？他想从你这里得到什么呢？当然什么也不想。他期望你爱他，这就是全部。他期望你在他需要时给予他力量、激情和魅力。他期望你将你的力量传输给他。他期望从你这里得到他所缺少的男人气概。在那之后，他会放开你。他会活力焕发，身强体健地独自飞翔。而你呢，重病缠身，只能靠化学强身剂来恢复健康。如果他再次被他的女人们抛弃后没有来纠缠你，没有与你开始新一集的故事，你就算幸运了。总是同样的剧情，令人困惑的故事：一个男同性恋对一个引诱女人的情场老手、处境困窘的男双性恋产生了爱情。

你当然知道他是双性恋，知道他在游戏两性，在此情境下他在玩弄你来对付一个女人。这样的家伙马上就能让人感觉出来。只要你看看他们愚蠢的言行、他们的天真幼稚和那一丝狂妄傲慢——雄性的狂妄傲慢——就知道了。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也许已经对事情做出了合理的分配规

划：一个人的那份，另一个人的那份。他们分割了生命、生殖器、时间、家庭和剩余的一切，但是爱情不会来临。没有裂痕，没有不确定性，没有可能的未来：仅仅是一种性消遣，一个漫不经心的玩笑。因为双性恋构造的障碍点、敏感点就是爱情。爱情杀死双性恋。一个异性恋男人爱女人，一个同性恋男人爱男人，一个男双性恋谁都不爱，他让自己被爱。他对男孩如同对女孩一样温存，有时有着某种技巧甚至一种性冲动，但在所有这一切之间是一片空白。因为他任由自己被爱情席卷，牵引，一切都会变得错乱失常。雅克·埃斯普里在其论著《论人类美德的虚伪》（1678）中不断地思索：他是该放弃接受还是接受放弃。男双性恋就是这样。每样物品对于他来说都成了一个含糊暧昧的暗示。他矛盾的欲望令人困扰，你不清楚他是害怕真正地投入还是渴望通过与其他身体的接触来体验自我。这就好像他赞同某些逻辑或者一些剧情脚本，而这些逻辑之间却无法连贯一致，这些剧情脚本永远构不成一个完整的爱情故事。爱情并不存在，或者说仅仅支离破碎地，以默认的方式存在着。在他那里，一系列可能发生的情况必定以一场逃亡结束。一个男双性恋只是一些故事中的一个过客，而他却试图使这些故事变成自己的故事。他

蒙着眼睛周旋于身体之间却不知道身在何方，也不知道为何来。当人们过着不规律的生活时，爱情生活是很困难的（塞德里克·克拉比什<sup>①</sup>）。

2. 福理朋<sup>②</sup>33岁，是一名网球教练。这就好比这儿一个球，那儿一个球，中间是球网。我觉得福理朋无法爱一个人，他归根结底只是享受欢愉。而我呢，则彻底陷入情网，我喜欢爱的感觉。曾经跟他在一起的女人，那个夏洛特，也无法指望他的爱情。他让她饱尝爱情缺失的痛苦。她时不时地来他家，他也去她那里。一天早上，她撞见我们俩正在床上，于是开始在厨房哭泣。而且，夏洛特不是他唯一的女人，他还有其他女人，索菲，贡希塔，但他没有同时跟很多男人交往，即使有时也会在奥斯特里茨车站的站台上勾引年轻小伙儿。实际上，他也不是很清楚，他也不知道爱情是什么。他想享受性爱之欢，仅此而已。我曾经以为双性恋是一种幸福的、天堂般的状态，因为可以在身体之间转换，跟一个身体躺在一起时还可以幻想另一

---

① 塞德里克·克拉比什（Cédric Klapisch，1961—），法国电影制片人，编剧，演员。

② Fripon，法语中有调皮鬼、骗子、无赖的意思，作者在文中将该词用作人名，故采用音译。

个身体，但据我后来的理解，这是一种痛苦。每当我向他提议一件事情时，我都感觉是在抓捕他，强奸他。你必须采取主动，他听你在说，但没有任何主动积极性。我想他跟女人在一起时也是同样的情形。他总是跟年龄比他大四十多岁的女人厮混。他是被接近、被纠缠的那一个。在爱情中，他处于待命状态。他就在那儿，你要呵护他，他不会呵护你，永远不会。

“这种关系有点让我心理失衡，因为他周围的人实在太多了。福理朋的时间安排很满，他只是偶尔与我约会。经常我这边准备好了，想着他会和我度过一个由我精心筹划的小周末，结果却是当头一棒，‘我要去看索菲！’他对我说。因此我们总是在他想见面并且有时间的情况下才约会。不过我心想这是值得的，因为这让我活力迸发，我必须斗争才行。与他一起生活，过一种二人生活，或许本该是一件令人烦扰的事情。因此这种障碍给予我满足感，还有相对于另一个人，相对于女人的胜利。这就是我接受这种状态的原因，为了知道我是否能赢，是否能让他属于我。有一次，我问他：‘你更愿意与一个男人还是一个女人经历一场伟大的爱情？’他对我说：‘一个女人。’但我不相信。我想他自己也不知道。他无法做出选择，他不

知道自己处于何种状态。能够掌控事情的那个人将最终夺取他，手最强有力的那个人将彻底驯服他。他相当天真，毫无戒备，比他显现的要容易受伤。他是水瓶座，却以为自己是一只蝴蝶。如果说他不做选择，不肯接受任何一个角色，那也许是因为爱一个人让他感到疲惫。爱情让人变得脆弱，让人痛苦，但福理朋现在成了孤家寡人，因为所有人都抛弃了他。”

“当我与他在一起时，我总想保护他，使他免受这个女人的伤害。他对我说跟我在一起感觉很好，可他从来不拥抱我。要拥抱他甚至都很难，他无法忍受那样。我们接吻，但仅仅是在做爱的时候，既不在之前也不在之后。除了一次，仅有的一次，当我对他说我的血清化验是阳性时，他吻了我的嘴。他对我说：‘你想拿我的屁股做什么都可以’，但他跟我在一起时不想积极主动。这就是为什么我很想看看他跟女人在一起时的行为举动。看看他怎样做，怎样动，怎样从一个女人那儿获得享受。我问过他，如果有机会，我愿意跟他们一起上床。我决心分享一切，但那个女人不愿意。她说：‘你和他有同性恋关系并不妨碍我。’但她没有意识到，对她来说那其实并不存在。那是我酗酒的一段时期，他也需要喝酒。每次都是两人一瓶

威士忌。福理朋就像是一张渔网，但网眼太大，鱼都逃走了。他离开我的时候，我知道他要去找一个女人。我心想：‘既然我们能一起达到高潮，他为什么还要去找女人？’现在我知道了他并不爱那些女人。他说他年轻时爱过一个女人，但她不愿意。这是他唯一没有得到的女人。现在他重又成了孤身一人。他与我的关系持续了六个月，然后我放弃了。尽管很痛苦，但我还是放弃了。我无法再忍受下去。我想到自杀。我无法再使自己从痛苦中解脱出来，到处都能看到他的脸。我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刻不容缓地找到另一个人。说到底，我看双性恋就像一辆自行车，中间的脚踏板用来前进或者后退，两个轮子让整体运转。”

3. 很奇怪，我一直都喜欢双性恋，不管是真实的还是潜在的，公开的还是隐蔽的。这不是一种偏执，不妨说是一种倾向。并非我觉得他们更富于阳刚之气，我觉得实际上他们的男人气要少一些。但也许因为他们有一种女性的芳香，那是他们刚刚离开的，待在旁边花园里的那个女人留在他们身上的某种东西，他们身上留存的这种香气带给我的仿佛是一种温柔。确切地说，他们让我喜欢的原因是

他们仿佛有些孩子，或者说是些天使。博尔赫斯说最初的天使是些星星，双性恋很可能也是。像天使一样，双性恋是中间调解人，是隐形的信使，尽管有时也会显形。他们来无影去无踪，在寂静中穿行或者消失。双性恋是没有翅膀的天使，但比磷火更灼热更灵动，他们扮演讨人喜欢的魔鬼。他们让爱男人的女人和不爱女人的男人彼此相会。他们充当不可表述之事的代言人，阐释者。然而这是些男人，这一点毫无疑问，但却是一些不会定型的男人，一些旋转的男人，一些飞翔的、脆弱的、敏感的躯体。这些舞动着的男人就像我在开罗时斋月的第二十七夜，也就是信徒们的心愿得到满足的那一夜，在民众欢庆活动中见到的那些苦行僧一样。他们的舞蹈叫齐克尔，男人们随着节拍向前、向后摆动身体，每次还同时喊着：“安拉！安拉！”努力让神灵进入他们的身体。

男双性恋就是这样。与一个男孩子的爱情似乎能让他们重返青春年少，仿佛通过改变性向而改变了年龄。仿佛他们想延长充满各种可能性的年龄，延长人的生命中消逝的那些时刻。与他们在一起，没有什么严格的准则，没有什么属于性观念（无论何种性观念），一切都是跃动的，有点天真，有点调皮，有时顽固而富于激情，但从来都

不会持久。甚至在欢愉之后，他们表现得殷勤体贴，有时也会是某种倦怠，一种忧郁，仿佛他们还缺少什么东西。这与一种卡萨诺瓦式的“性的机械运动”毫无关系，确切地说这是一种友善的肉欲，片刻的自由，一阵轻微而短暂的眩晕，迷失在童年时代的幻觉。由于对自己的不确信，他们会更挑剔，更易怒，极力保持属于自身的东西：自己的个性不能有任何牺牲或者削减，他们什么也不愿放弃。大多数时候，男双性恋因此而转向同性恋。尽管不总是这样，但经常是如此，因为这样方便。金赛注意到，只有同性恋能真正谈论异性恋的另一方面。尽管他们不总是很清楚，而且欲望比一种身份更扭曲，更不可预测。

4. 民意调查只触及那些或多或少有着定期或稳定的双性性行为的人群，他们实际上处于同性恋的边缘。大部分人处于这个边缘之外，他们过于游移不定，过于隐蔽。他们将自己隐藏在不引人注目的异性恋身份中。他们知道自己被众人所忽视，被社会所遗弃，甚至他们对自己都感到陌生，而这也许正是他们产生某种吸引力的一个因素。在一个需要绝对可见度和过度知情权的世界里，认识一个有点幽灵般的人令人感到某种不安。人们很容易认为是做